



【浮生】

核桃树下的童年

□刘波澜

老家院子里有棵核桃树，主干有水桶粗细，高度只有一人多高。每到夏天，它庞大的树冠蓊郁郁，密密匝匝的枝叶如雨伞般可以遮盖半个院落。夏天的核桃树，树上结满鸡蛋大小的青皮核桃，树下则是一家人吃饭、聊天、消夏的所在，也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。

会做木工活的爷爷找来绳子和木板，用烧得通红的铁火炷在木板上左右各烫一个洞，然后把绳子分别穿过两个洞，就做成了一架简易秋千。爷爷把它吊在核桃树那根最粗壮的横枝上，从此以后，荡秋千便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。从早到晚，院子里都会响起秋千摇荡发出的“吱扭吱扭”声，以及孩子们为谁先谁后争吵不休的声音。

爱玩是孩子的天性，玩具是孩子的天使。有时，我的“天使”就是一颗“臭蛋”。荡秋千玩累了，我会拿一颗“臭蛋”逗地上的蚂蚁玩。“臭蛋”，其实就是樟脑丸，是妈妈放在柜子和箱子里，防备衣物被虫蛀。

核桃树下总是有许多蚂蚁，在地上忙忙碌碌跑来跑去。找到一只或几只蚂蚁，有时甚至可以是一群，用“臭蛋”在蚂蚁周围画一个白圈，接下来就有热闹可看了。白圈里的蚂蚁走到边上，两只触须摇晃几下，便闻到了“臭蛋”发出的刺激性气味，这种气味令它无法忍受，于是它立刻掉头，另找出口。可是，改变了方向的蚂蚁没走几步，就又碰到白线，再次闻到那种特别的味道。可怜的蚂蚁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碰到“臭蛋”画下的白色边界。于是，蚂蚁就在那个白圈里转来转去，直转得晕头转向。

有时，我会可怜这蒙头蒙脑的小东西，用手指把白圈扒拉出一个缺口，放它们一条生路。如果还没有玩尽兴，不想让它们很快溜走，就会再画上一个又一个圈，小圈套大圈，大圈再套更大的圈，蚂蚁往往大半天也转不出去。不过，即使不给它们划拉口子，时间一长，“臭蛋”挥发，气味减弱，蚂蚁也会闻出去。

一颗“臭蛋”，就能让我玩得不亦乐乎。孩子的快乐，其实很简单。

槐树一到夏天就会生虫子，核桃树则很少招虫子，因为它的皮和汁液苦涩，可以阻止各类害虫侵蚀。不生虫的核桃树，却奈何不了蚊子。每到盛夏，夜晚来临，核桃树下成群的蚊子“嗡嗡”叫着飞来飞去，一会儿就叮得大人小孩一身红包。聪明的爷爷自有对付蚊子的妙法。田野里生着很多蒿草，其中一种名为“藜蒿”的，驱蚊有奇效。天刚蒙蒙亮，爷爷就到田间地头用镰刀割回一捆捆带着露水的蒿草，然后将青绿的蒿草拧成一股股擀面杖粗细的草绳，挂到核桃树上将其晒干。夏夜乘凉的时候，燃上两三根，烟雾便袅袅绕绕在一家人的周围。月光下，蒿绳的火头或明或暗，释放出一种独特的药香味，蚊子一闻到便逃之夭夭。

小时候的夏夜，常常是爷爷躺在宽大的竹木摇椅上打着呼噜，摇椅前后摇动着，父亲坐在凳子上，手里的蒲扇也在一摇一摇，奶奶和母亲在絮絮叨叨说着家长里短。我呢，则在秋千上荡过来荡过去。我们的周围，是几根“藜蒿”在明明灭灭地燃烧，在月光下弥漫着若有若无的烟雾。彼时，蛙鸣阵阵，从远处的池塘里传来。银色的月光下，清凉的夜风中，核桃树的叶子在风中“沙沙”响着婆娑起舞。

离家多年，经常会想起庭院里的核桃树，还有树下的石桌石凳，那树下有我回不去的欢乐童年，有我再见到的至爱亲人，有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美好回忆！



【世相】

小小少年爱劳动

□李晓

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。我所在的小学校，镶嵌在大山的皱褶里。小学时，有一堂课如浮雕般记忆深刻，就是劳动课。“同学们，下一堂课，是劳动课！”身着灰白卡其布衣服的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。同学们雀跃着，就像山乡林子里的一群小鸟。

劳动，对一个农家孩子来说，就是最日常的生活。我们上小学时的劳动课，是去收割后的麦田里拾没收拾干净的麦穗，有时也到山坡上拾肥，用小铁铲把石头上的青苔刮下来做有机肥，那些狗粪、鸟粪也捡到积肥的竹篮里。这些肥料被我们送到一些农户家中，农人们拍着我们的肩眉开眼笑地收下。在大地起伏如浪的庄稼生长中，有一群少年参与其中，劳动的快乐发自心底。

给学校操场除草，也是我们的劳动课内容之一。学校的所谓操场，就是一个土坝子，操场上的蓬勃杂草以野性的姿态生长，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其中，自有一番风景。我们这群山里的孩子，在劳动课上，带上小锄头、铁锹去操场上除草。操场上的草，大多是狗尾草、牛筋草、车前草，那些狗尾草成熟后结籽，一串一串在风中摇摇晃晃地摆动，这也是孩子们眼里的一道风景。平时杂草长得好时能有半人高，同学们在草丛里捉迷藏，有次我躲在草丛里大声喊一个同学的名字，那个同学期中考试的成绩超过我几分，我那一声喊叫里，有情绪的释放，也有赶超他的雄心。同学们很快把操场上的草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个小脑袋汗淋淋的，望着显得空空荡荡的操场，喜悦之中掺杂着一点失落。

除草结束后，班主任老师喊全体集合，由他起声领唱《劳动最光荣》《山里的孩子心爱山》《闪闪的红星》这些经典歌曲。歌声明回荡在大山里，让小小的心田盛满了劳动的幸福。

8年前的夏天，我们一群小学同学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老师，在他82岁生日那天，回到那所乡村小学的旧址。如今那里的学校早已拆除，学生都到镇上的小学读书了，旧址上是村民的自建房。颤巍巍的老师反复踩踏着步子，刻舟求剑般寻找着当年操场的位置，他似乎又站到了操场中央的位置，再次领着大家合唱：“山里的孩子心爱山，山里有我的好家园，山里的泉水香喷喷，山里的果子肥又甜……”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小学同学，看见白发苍苍的班主任老师，早已老泪纵横。

那天，班主任还带领我们去山里再次上了一堂劳动课——帮村民张大爷收割稻子。脾气倔犟的张大爷，当年小学劳动课时，我们给他家积过肥，如今他还守护着山腰那一弯扇形的稻田，还在坚持种水稻、种麦子、种蚕豆。三十多年后，我们这群在城里已有了发福的身体的中年男女，又在稻田里相遇了。一粒稻，天光雨露中经历了风雨雷电，散发着大地深处的沉香。一群当年的同学，从稚童启程，已经历了无数世事沧桑。中午，一群收割稻子的人累得腰酸腿疼，我们抬头相望，晶亮汗水中重拾纯真少年时的劳动时光。那天，我们在山里清澈奔流的溪水中，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，操纵着命运的流向。

小小少年，岁月远去，但那些少年时代的课余劳动场景，在怀想中又风尘仆仆归来了，照亮着成长的岁月，照亮着一生的时光。

【真情】

孩子是父母手中一捧清亮亮的水

□耿艳菊

那天傍晚，从学校出来，我小心翼翼高擎着写有我名字的奖状，一路欢歌。这是我的第一张奖状，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，比一捧糖果、一件新衣服更珍贵，更让人快乐。

然而，到了家门口，我却生了怯意，徘徊不定。

连日来，滴雨未下，空气干得噼啪响，田里庄稼枯的枯、黄的黄，没有一丝生命气息。这些庄稼掌握着一家人的生存大计呀！父亲整日黑着脸，母亲唉声叹气、恍恍惚惚，家里笼罩着一种灰暗的气氛。有时候夜半醒来，却见他们睡不着，坐在院子里，絮絮地商量着对策。

正在我犹豫着是不是要把奖状放进书包里，像以前一样平静地回去时，父亲出来了，看见我鬼鬼祟祟的，似乎有些生气，一把抓过奖状。我低下头，等待一顿训斥，甚至都能猜出斥责之语：马上就没的吃了，要一张纸有什么用？可是，奇怪的是，一向对我的学习不闻不问的父亲竟然欣喜若狂，他急忙跑去厨房给母亲看，即使母亲并不识字。我看见母亲也眉开眼笑，脸上的愁云散开了。最有意思的是母亲倒拿着奖状，还不停地说，真好！真好！我和

父亲被逗得大笑，母亲也跟着大笑起来。久违的笑声十分响亮，如一颗颗滚圆的、清亮的水滴落在心上，洗去了烦闷愁苦，眼前的世界也豁然开朗起来。

从那天起，我更加努力地学习，只是想让家里充满欢声笑语。生活里的苦和累，父母坚韧地担下了。而每当我取得一点小成绩，最开心的准是他们。

其实，我一直不懂他们开心的理由，仅仅是因为我取得的成绩吗？

多年后，我也成为一个母亲。有一次，公司做活动，地点在城的另一端。我整整站了一天，不停地向询问的人讲解，又累又烦躁。下了班，人就像散了架一般，还要穿过整个城回家，实在令人心烦。千辛万苦到家时，已是晚上10点了，孩子并未睡，他还在等我。我颓丧地坐下休息，却看到他颤巍巍地端来一杯水给我。这一刻，所有的疲惫和辛苦一下子消散了。在这一杯水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母亲的幸福。我接过水，一口气喝完后，紧紧地抱着孩子，心里清透明亮。在此时，我才觉得我真正懂得了父母。

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孩子就是父母手中一捧清亮亮的水，映出美好的明月一般的向往，洗涤着烟火岁月里的风尘。它让心灵透亮，沾染一路清香，来面对这复杂的尘世万千。

【记忆】

故乡·艾蒿·童年

□明伟方

每年的儿童节、端午节总是相隔时间不长，儿童节一过，端午也就接踵而至。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节日，却偏偏纠缠在一起，像电影一样在我关于故乡、关于童年的记忆里回放。我那艾蒿浸染的童年，既馨香又苦涩。

故乡属丘陵地带，有山，但都不太高；有湖，但都不太大。所以，我的童年既没有大山里的孩子追逐野兽的惊险，也没有湖乡的孩子采摘莲菱的乐趣。记忆中，与我的童年相伴最多的就是田间地头的艾蒿。

每年端午前后，正是艾蒿最丰美的时节。春末夏初的雨水，仿佛一夜间就让艾蒿疯长得一人多高。艾蒿丛便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我和小伙伴们带着用艾蒿扎的草帽，或小猴般机灵地在艾蒿丛中蹿来蹿去，追逐、戏闹，或一动不动地趴在其上，尽兴地玩抓特务、捉迷藏的游戏，有时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。在艾蒿散发出的阵阵幽香里，有时还会不知不觉做一个美美的梦。

当落日给艾蒿洒下金色的余晖，当乳名在村头一次又一次响起，我们才记起回家的路。到了家中，发现衣服在艾蒿的“感染”下变得绿色斑斑，母亲把手举得高高，假装要打小屁股。而就在母亲的手掌快要落下的瞬间，我们泥鳅般从母亲身边滑过，进里屋吃

香喷喷的晚餐去了。

艾蒿虽出身“卑微”，土生土长，用处却不小。用艾蒿叶洗澡，能治疗多种皮肤病。所以，在故乡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着几把艾蒿。当然，在乡下，艾蒿最终的命运还是化作肥料。那时，大人总有做不完的农活。下午放学后，队长就把我们这些小学生一个个逮住，让我们去割艾蒿。村头有一个很大的肥料坑，里面积着猪粪、牛粪。割好的艾蒿丢进大坑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混合发酵，就是上等的农家肥。

小孩干活是不记工分的，为了鼓励我们这些嘴馋的小孩多割草，队里规定每割100斤艾蒿就奖励一个粽子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个粽子多么具有诱惑力啊！放学一回家，我丢下书包，拿起镰刀就直奔田间地头。最多的一次，小小年纪的我割了300多斤艾蒿，奖了三个香喷喷的粽子，手上打满了血泡。

母亲收晚工回家时，我已倒在床土上睡着了，小手牢牢地抓着赚来的粽子，包粽子的蓼竹叶上还依稀印着我的斑斑血迹。母亲心疼地哭了。

如今，故乡的土地上早建起一间间现代化的工厂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光阴似箭，沧海桑田，小时候倚在村头树下背唐诗的情景犹在，不知不觉中，自己已走进唐诗里。